

挖掘文化根脉致敬民间艺术



《黄河十四走》
杨先让 杨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前,国内曾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概念,旨在将文字书写的传统视为小传统,而将先于汉字存在的史前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如此提倡,旨在跳出汉字文本中心主义的束缚,从大传统视角的再发现、再认识,重新理解和解释文字小传统的根源与构成。广西师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黄河十四走》(上、中、下册),恰恰就是从象牙塔走向田野,走向大传统的探索性记录文本。

倘若从历时性来看,黄河乃中华民族的摇篮,而说及这一流域的民间艺术渊源流变,岂止是夏商周秦汉唐,甚至会涉及“烟海微茫信难求”的鸿蒙时代呢。时下论说者,言必称活化石云云。但细细追究,翻阅其中的文字,却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众所周知,活化石原是生物学述及孑遗生物的一个模糊概念,是指某种生物其类似种只存在于化石中,而没有

其他现成的近似种类。这些种类曾经从主要的灭绝事件中存活下来,并保留着过去的原始特性。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可以延续成千上万年的古老生物。由此看来,虽说民间艺术是活化石只是个比喻,但却是一个异质同构的深刻比喻。黄河流域民间艺术中遍布的花卉,便是这种带有原型意味的民间艺术作品。

首先来看这里的花。在黄河流域各地普遍出现的剪纸窗花中,在安塞农民画中的、虎与马牛羊身躯上,在新婚新娘盆盖的刺绣里……我们看到了花卉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它不仅在各种材质的作品中卓然独立,而且或散或聚,成为各种意象突出的点缀与扮饰。这样的格局,我们平时稀稀疏疏地见了也就见了,或觉新奇,或觉童趣,或觉优美,而作者诸君如此大跨度的十四走,将黄河流域各道四处的民艺归拢聚来,仿佛万流千派汇

聚成黄河,似壶口瀑布,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为什么偏僻闭塞且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域,为什么不同材质的民间艺术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同的花卉意象?从田野作业汇集而来的样品来看,似乎是共时性的共振。那么,沿着历时性的脉络向上追溯,这里有着凝聚性的共同源头么?

由此看来,上述种种民间艺术品上的插花、贴花、塑花、点花和画花,其意义并非仅仅为了点缀,为了美观,其原型乃是新石器时代以来花图腾的集体记忆。我们知道,距今6000年的华山脚下泉护村、元君庙的先民们,在彩陶上绘制了大量的玫瑰与菊花图纹。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此给予特别关注,并吟诗予以历史性定位:“华山玫瑰燕山龙”,意即华山花卉图纹是在燕山龙之前我们民族最早的文化图腾。古老“华”“花”两字,相通且可互换。他认为庙底沟华山类型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纹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可能是由其所居之地而得名的。新石器时代活跃于此地的华胥氏(伏羲女娲之母)的神话传说,华山彩陶的花卉图纹,以致引发苏秉琦赞叹的先于燕山龙而出现的最早的民族图腾:华山玫瑰……从此,花的命名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标记与徽号。一个花的图纹,便串联起我们民族数千年不曾改易的文化记忆链条,这岂止是英雄佩花、逢喜戴花的欢乐点缀,而是有着谱系性的数千年的花卉根脉。花之意蕴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融于血脉,成为我们不思量自难忘的集体记忆。我们一直歌唱自己是龙的传人,岂不知我们更是花的传人。虽说具体到各种花卉或有各自的花语,但作为花的原型却是整体指向了崇高与幽远。想想看,这一切的一切,在黄河流域,在更为阔远的时空里投影到民间艺术品而使之具有观赏性与祈愿性,自然会有说到渊源来头大的自信与从容,也自然会有神圣崇高感飘逸而出,也有呵护祝福祈愿的意味弥漫其间。

其次来看老虎。在《黄河十四走》的图谱中,我们看到了陕西兽面

挂脸与坐虎、关中与陕北的虎头鞋帽、布老虎,看到了山西的布虎、郏城的虎面木玩具、山西万荣的双头虎枕,看到了河南南阳庙会上的虎面泥哨、黑色布虎等工艺品,也看到了山东的虎头鞋帽与泥叫虎。在宁夏和陕西的兽面瓦当上,我们也看到了老虎的威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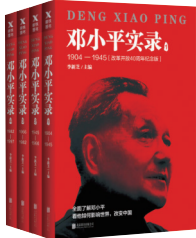
不仅如此,各地都有老虎花馍(又称面花)在民俗活动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凡结婚送女、看满月、逢年过节等等,都少不了老虎花馍。造型上有立虎、有卧虎,甚至还有虎头龙身鱼尾的聚合意象……究其原型,最初应是远古崇虎神话的世俗演绎。此后,老虎成为呵护良善、避邪镇宅之神,也多层面多向度地进入民间艺术之中。比如作为命名,成为村舍传统儿童命名的顺势选择,如虎娃、大虎、二虎等;作为年画上得门扇,贴入厅堂施展镇宅功能;进入服饰的虎帽虎鞋,成为儿童护生吉服;而作为花馍,则以避邪、纳福的意象融入岁时年节和人生礼仪谱系之中。当然随着时势的推移,无论是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宁夏,还是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种种老虎的造型因涉及婚庆、诞生与游戏,渐渐与祝福祈愿的对象投影融合,由庄严渐渐变得亲切活泼可爱起来。

这类原型意象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从距今6000多年前的半坡鱼图腾纹饰波衍而来的宝鸡人鱼绣片,安塞的人鱼剪纸,安塞农民画中的群鱼戏水……仍然以活态的姿势营造着别致的氛围。这些艺术品之所以会有祈福护生纳吉辟邪的心理效应,就是因为根据交感巫术中的相似律接触律,人们仅仅通过模仿或接触就可以期待自己祈愿的理想得以实现。而这一切都与文献和考古资料彼此呼应,构成互相补充互相释读的神奇语境。可见,《黄河十四走》深度的挖掘,系统的梳理,足以说明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果真是远古文明的活化石,它传承悠远,意蕴厚重,仍自成谱系地活跃在村舍的岁时年节和人生礼仪礼之中。(来源:新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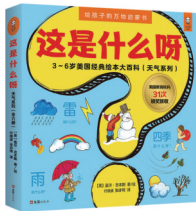
《十二个明天》
作者:刘慈欣 刘宇
尼迪·奥科拉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十二个明天》是一本带你解锁未来的硬科幻巨作,第一次收录了一篇美漫作品,这也是科幻史上的第一次。作者是一位物理学家,其用粗暴的笔触、细腻的线条、强烈的视觉对比,呈现一次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邓小平实录》
作者:李新芝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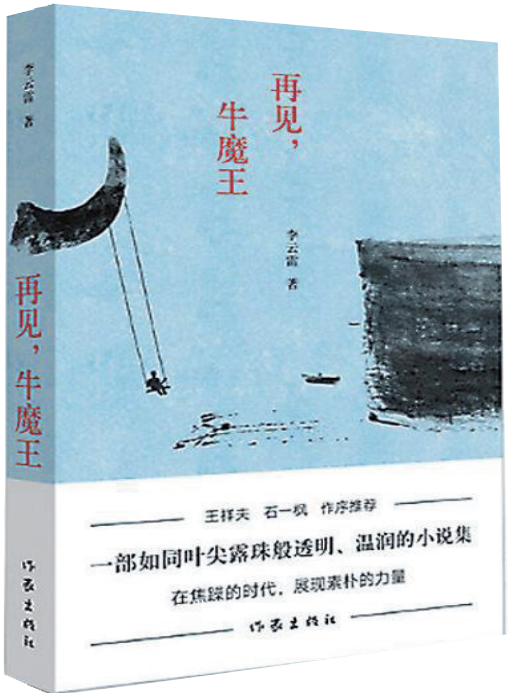
《邓小平实录》在体例上按时间顺序编排,共分四卷十编,从多角度翔实地记述了邓小平从出生、成长到参加革命、参与和领导国家建设的各个时期的经历,全面再现了一代伟人光辉而曲折的一生。收录了邓小平的秘书、同事、战友等身边人的一手资料,真实还原了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重大事件的策划、发生始末,深度披露了邓小平在历次战争、革命、运动中起落的真相,全景式描述了邓小平的改革心路与实践历程,以及中国建设、外交大战略的形成。



《这是什么呀》
作者:盖尔·吉本斯
出品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这是一套百科绘本,它可以帮助你揭开天气的奥秘,让你从中学到各种各样的气象知识,甚至能让你也成为一名小小的天气预报员。

怀旧的诗意与思想的迷惘



《再见，牛魔王》
李云雷
作家出版社

《再见，牛魔王》收录的所有作品,都在讲述“我”少年时期乡土生活故事,以怀旧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情

怀。“我”可能是一个虚构艺术的叙述者,但更多注入了作家本人少年时代的真实记忆,二者揉在一起,给人一

种“散文”的错觉和“温润”的感觉。《界碑》《电影放映员》《梨花与月亮》《小偷与花朵》等故事看上去更“乡土”一些,惆怅的情绪更浓一些,这些故事,虽然是乡土中最常见的场景,民俗民风以及乡下人那种质朴的情感也在许多作家作品有很多表达,不算特别有新意,但在李云雷的怀旧的笔触里,仍然这样楚楚动人,充满伤感与惆怅。

书里还有另外一批作品值得注意,那就是《暗夜行路》《三亩地》《再见,牛魔王》《我们去看彩虹吧》等。这批作品则开始消解了一般性的怀旧乡土的意味,出现了新的因素。《三亩地》把故事一直延伸到“土改”的历史,写党的基层干部占理大爷与所谓的地主二礼他爷爷的关系。《再见,牛魔王》则多少动用了现代主义文学荒诞的手法,写了一头公牛在当代屠宰场血腥残忍的经历,表达了一种对人性强烈的“愤怒”。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批判意识,已经突破乡土小说的模式,不是一般的怀旧情绪,其主题已经属于“农村题材”的范围了。作为一个评论家,李云雷一定清楚“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与新中国文学里的“农村题材小说”的根本性区别。乡土小说只是文人的一种理想主义启蒙梦幻,而“农村题材”则要以作家更客观理性地面对当代农村的真实现状与时代矛盾,需要作家敢于进行价值判断。现在主流文学评论思想更倾向用“乡土小

说”替代“农村题材小说”,显然是一种思想的妥协退缩。

对农村现实以及对时代的矛盾冲突的触及,是李云雷这部小说最有价值最可宝贵的部分。而且,从上述作品所处理的关系看,他的小说主题有可能伸到了时代思想矛盾的深处。但是作者偏偏在这里中止了思想探索的脚步。他显然故意减弱思想的锐意,而宁可更多地沉迷享受美好的怀旧情感。他看到了中国农村政治现实,却还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道理。这一切,要想透,需要时间。这种思想等待,就变成了他对旧时乡土民俗人物的生动描写和形象打造。小说写了许多不幸的人,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是相当谨慎节制和善意温和的,总会在结局上给不幸做一些补偿。

当前中国农村现实矛盾冲突相当剧烈深刻,需要中国作家去关注,去表现。《再见,牛魔王》的选择显得比较谨慎,描写也倾向善意,但触及揭示的问题本质却是时代性的,是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的。这些思索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并继续伴随,还需要更深入思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品透露出来的思想信息可能包含着我们时代最深刻、最尖锐的部分。我们知道作者其实想得很深,只是让怀旧情绪更突现而已。当我们有一天,把这么深刻的思想不仅仅看成是理论问题,而更多看成是实践问题的时候,也许能打开思想突破口。(来源:新华读书)